

官星高照

李 行 編 劇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時間：明代。

人物：張好古

巫 氏

張 旺

王半仙

魏忠賢

守城吏

差 役（甲、乙）

荀德父

呂行儉

中 軍

薛大人

家 院

緹 騎

仆 从

侍 女

儀 仗

宮 監

錦衣衛

守城卒

場 次

- 第一場 張好古官星當現……………(1)
- 第二場 此種人何曾得見……………(8)
- 第三場 早知得官似這般……………(16)
- 第四場 不過是如此狂狷……………(21)
- 第五場 師出有名爲禮賢……………(24)
- 第六場 爲你慳吝少給錢……………(32)
- 第七場 若不是末句未看……………(38)
- 第八場 我包你大有可觀……………(44)
- 第九場 雖傳奇無奇不傳……………(45)

第一場 張好古官星當現

〔張好古與妻巫氏同上。〕

張好古：（念“扑燈蛾”）

前世修來陰功大，
才得投胎富豪家，
有錢有勢誰不怕，
這臨清縣的“肥鼈”呸，要算咱！

巫 氏：（接念）

埋怨爹來埋怨媽，
埋怨爹媽做事差，
不該將奴來錯嫁，
一朵鮮花啥，插在那牛屎泥，牛屎泥啲！（齊）

張好古：擱倒啊！你是啥鮮花啲？那個又是牛屎泥啲？

巫 氏：怎的不是，怎的不是呀！

〔叫板，起彈戲“甜皮一字”——平起。〕

〔過門中二人繼續爭吵。〕

巫 氏：（唱）論出身奴本是名門大戶，

張好古：垮杆紳糧！啥名門大戶羅？

巫 氏：（唱）奴的父曾中舉，書香門閥，

張好古：窮酸酸！

巫 氏：（唱）論容貌賽天仙肥瘦适度，

張好古：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也不吐沬口水照一下。

巫 氏：（唱）烈女篇、女兒經無書不讀。（架橋）

張好古：你認得到几个大字啊！

巫 氏：总比你把一字認成抵門杠好点！

張好古：……那么当然。

巫 氏：是不是鮮花？是不是鮮花？

張好古：是是是，鮮花，鮮花，你莫吵嘛！你若不是鮮花啥，也嫁不到我这样好的人家呀！

巫 氏：你这是啥子好人家呀？牛屎巴！牛屎巴！

張好古：好人家，好人家呀！

（接唱“夺子”）

我的父原本是豪商大賈，
善囤積会居奇掙下家屋，
臨清縣开得有几家当鋪，
有良田年年收万石租谷。
“老雞毛”福命薄一病亡故，
你嫁到我家中正好享福，
仗錢財結豪門交通官府，
凡百事任你我随心所欲。
你还在嫌棄我吵鬧不住，
真是蛇吞象貪心不足。（架橋）

巫 氏：啊，你誇你有錢罗！

張好古：是有錢呢！有錢之人高三輩，这臨清城中，誰不尊敬我这个張大少爺、你这个張大少娘！

巫 氏：尊敬？不挖苦你就是好的啊！

張好古：挖苦？那个敢挖苦我？

巫 氏：不敢？就拿我昨天到徐員外家中赴宴來說嘛：別的客人來時，喊的喊茶，拿的拿烟，讓的讓坐，啥子通判夫人羅，知州太太羅，知府小姐羅……喊得來房子都轉了；我到的時候，你猜她們哪個？

張好古：那還消說，張大少爺娘子到了，當然也是拿烟倒茶，起身讓坐……

巫 氏：你在做夢！她們老遠看見我來了，都在指指夸夸，交頭接耳……

張好古：那一定是在說你長得好看，穿得闊綽！

巫 氏：屁！都說：你看，你看，張狗少的堂客狗少爺娘子來了。你看氣人不氣人羅！

（接唱“夸子”）

都說你是個暴发戶，

都說你三代未讀書，

都不叫你張好古，

叫你狗少包谷豬。（架橋）

嫁給你呀，就算祖人菩薩未長眼睛，背了萬年時了！

〔氣冲冲坐在一旁。〕

張好古：唉！

（接唱“二流”）

提起了這些人實在可惡！

輕視我商家子未入仕途。

這件事真叫人悶氣難吐，

怨只怨我幼小時不曾讀書！（留）

〔悶坐一旁。

〔王半仙上。

〔張好古之仆張旺“暗上”。

王半仙：（接唱“二流”）

此生不知归何处，

尙与他人指迷途。（齐）

看相、測字，問升官、問求財、問疾病、問官司，看相、測字，貧賤分文不取，富貴酌量加增，看相……

張好古：張旺，少爺心中不乐，門外象是个看相的，你去叫他進來，与少爺看看。

張 旺：是。（出門）喂，看相的，我家少爺叫你。

王半仙：啊，是張狗……張大少爺要看相嗎？

張 旺：不錯。跟我來。

〔二人同進。

王半仙：（認識）王半仙見過張大少爺、張大少娘。（見礼）

張好古：不消。今日無事，你与我下下細細地看一下，看我的前程究竟如何。

王半仙：是是是。（看相介）我觀少爺之相，濃眉、大眼，眉長入鬢，眼如魚尾，主多嬌妻……

巫 氏：啥子？主多嬌妻呀？他这个狗头狗腦的样儿，那个嫁給他呀！

王半仙：呃……不是，不是，大少爺娘子不必动怒，你听錯了，我說的是主得嬌妻，命中当娶一房賢淑美貌的妻子，不是主多嬌妻，你不要多心。

巫 氏：那还差不多。

王半仙：(又看介)少爺之相：天庭飽滿，地庫丰隆，面貌有異于常人，骨格不同于俗輩，大富之相也；不但一生穿吃不尽，而且还不要自己去操心掙錢，真是……

巫 氏：你够了啊！那个不曉得他是這一帶的头一个財神，这些还要你說？好生看一下，不要褒獎奉承。

王半仙：呃……是呀，是呀，富貴由命，俱在相上注定，这正是相与事合嘛！

張好古：天下那有全相，你好生与我看一下，看我这相上还有点甚么？

王半仙：是是是。(仔細看介)少爺之相，样样俱全，唯有兩顴不突，从相上看來，只怕富貴难以双全罗。

張好古：(同时長嘆)唉！

王半仙：(忙乘虛而入)方才小人進得門來，就看見少爺象有甚么心事；少爺的心事，莫非就为着这功名二字嗎？

張好古：唔。

王半仙：如何？还瞞得过我王半仙这双眼睛不成！

張好古：唉！这既是命中注定……

王半仙：(抓紧时机進攻)少爺憂慮怎的？小人觀看少爺，正当官星高照；正要与少爺道喜，少爺怎么反而嘆息起來了呢？

巫 氏：算了啊！你剛才不是說：他这个相，富貴不能双全嗎？

張好古：对罗！你不是說：富貴由命，俱在相上注定嗎？

王半仙：呃……是呀，是呀！然而，相法有云：善相者，相人之气，不善相者，唯以骨格部位下断。小人剛才，是僅就少爺骨格部位而論——我的話还没有說完——

細觀少爺氣色：青筋直貫太倉，紫云映于雙頰。

嘿！不但有貴，而且大貴就在眼前呢！

巫氏：啊！？
張好古：

王半仙：（想介）朝廷科考將近，只怕來不及了；少爺若能連夜趕到京都，包管你一舉成名，青雲直上……

巫氏：你簡直在打胡亂說！他連各人的名字都寫不起得嘛！

張好古：唔？唔？

王半仙：呃，呃……豈不聞：“那怕文章高八斗，唯恐朱衣不點頭。”又不聞：“功名何須文章力，全賴家門立善功。”這都是命中注定，前生修積得來，與文章好坏，實不相干。

巫氏：（自作聰明地——沖亮子）不錯，不錯，這几句書我都讀過的。

張好古：啊！你都讀過的嗎？

巫氏：當然哪！書香門第的小姐，這點都不懂么！

張好古：那又是那本書上的呢？

巫氏：這個……

張好古：那個嘛？

巫氏：你管那個，總是書上的嘛，說出來你還不是不懂。

張好古：（心為之動，向王半仙）喂，你看清楚沒有啊？不要弄錯了啊！

王半仙：笑話！少爺，請你起來一下，我再仔細斟酌、斟酌。

〔張好古起立。〕

請少爺上前三步：一、二、三。請少爺退后三步：

一、二、三。請少爺咳嗽一聲。

〔張好古一一照办。

嘿！非我王半仙誇口，敢与少爺打賭：此科不去則已，此科若去，不但功名有份，而且名列前茅——縱不得个狀元、榜眼，也決不至在那二甲以下。倘若不准，你吐我的口水，掀我的攤子。

巫 氏：（已是满怀高兴）噫！只怕要吐你的口水啲！

王半仙：笑話！笑話！要是看准了呢？

巫 氏：賞你一百兩銀子。

王半仙：多了倒不敢要；这杯喜酒，却是要來道謝的，不过……目下还望大少爺娘子多多照顧！

巫 氏：張旺，給他相金一兩。

張 旺：是。

〔取銀付王半仙。

王半仙：多謝大少爺娘子，多謝大少爺！告辞了！（出門）

（唱“二流”）

我今天才真是財神相助，

几句話騙狗少送錢与吾。

有了錢这生意無心再做，

到前街進館子喝酒吃肉。（齐）

〔下。

巫 氏：張旺，快去收拾行李，准备馬匹，你家少爺即刻起程進京。

張好古：莫忙啊，嘿，你咋个就当了真了啊？我啥子都不懂得嘛！

巫 氏：不懂嗎，問別人嘛，你咋那么笨罗！要是錯過运气，

豈不可惜！多帶一點銀子，考不起，買都要買他一個官回來，也好讓我伸伸腰，出口气。（向張旺）走，去與他收拾。

〔與張旺同下。〕

張好古：好嘛，管他的，趁此機會，我也好一睹京城繁華呵！

（唱“二流”）

此一去若得官光宗耀祖，

回家鄉更該我作威作福；

此一去縱然是不得官做……（留）

〔巫氏持行李、張旺牽馬上。〕

〔巫氏為張好古更換讀書人的衣帽。〕

〔張好古上馬，接唱：〕

我也好趁機會一遊京都。（留）

〔下。〕

巫氏：（接唱）

但愿得王半仙靈驗不誤，

祖宗爺在天靈保佑奴夫，

保佑夫此一去果把官做，

也好與我，把怨氣出！（齊）

〔下；張旺隨下。〕

第二場 此種人何曾得見

〔張好古半醉，乘馬上。〕

張好古：（唱“二流”）

王半仙相我面官星当現，
因此上到京城涉水登山。
听人說报考期今日已滿，
悔不該在中途飲酒耽延。
听更鼓已打过三更三点，
縱赶攔城門关也是枉然。
不分星夜把路赶！（扫“橫板”）

〔下。

〔仪仗、緹騎、侍女、宮監、仆从……拥魏忠賢上。

魏忠賢：（念“大引子”）

总領緹騎掌东厂，
司礼秉筆親君王，
一任他公侯將相，
有誰敢与咱相抗！

（念詩）

魏斯亦是晉国臣，
史家緣何称魏文？
成者为王敗則寇，
忠奸何尝有定評！

〔緹騎叫城門介。

緹 騎：开城！开城！九千歲回城來了！

〔守城吏、卒应声上。

守城吏：來了！來了！

〔張好古上，遙見灯火，大喜。

張好古：嘿！

(唱“二流”)、

你看那城門边灯火耀眼，

一定是人進出城还未关……

〔守城卒剛好打开城門。〕

守城吏：千歲請進！

張好古：(接唱)

急忙加鞭不迟慢！

〔張好古道罢，一馬冲來。〕

〔緹騎見狀，急上前將他揪住。〕

緹騎：哇！甚么人？敢來乱闖！

〔張好古不知天高地厚，仍如在臨清縣一樣。〕

張好古：(唱，轉“三板”)

我有要事休阻攔！(架橋)

緹騎：呸！瞎尔狗眼，厂公在此，你在找死呀！

張好古：我不曉得唻子長弓短弓，我有要緊事情，快点讓我進去啊！

魏忠賢：何事喧嘩？

緹騎：有一后生撞道，說有要緊事進城。

魏忠賢：抓來見我！

〔緹騎將張好古抓下馬來，推至魏忠賢面前。〕

甚么人？

張好古：(唱)我的家就在臨清縣，

張好古大名遠近傳。

〔魏忠賢見他無所畏懼，殊為詫異。〕

魏忠賢：到此作甚？

張好古：（唱）朝庭開科把士選，
特地進京來求官。

喂，快點讓我走啊！

倘若把我耽延晚，
要你賠我盤纏錢！

魏忠賢：喲！你包管得中嗎？

張好古：（唱）雖不說狀元榜眼，

也定在十名之前。（齊）

魏忠賢：真是狂妄已極！（從未見有人在他面前用這種態度，忽然心血來潮）嘿，我倒要試他一試：如果不中，殺之以泄我恨；要是果如其言，亦可設法收為心腹。唔，不錯。來，將他送到貢院去，叫那些考試官兒與我加意看管，不得疏虞。

緹騎：遵命。

〔儀仗、緹騎、仆從、宮監……押魏忠賢下。〕

〔留數緹騎、數仆從，執魏府紅燈，送張好古去貢院。〕

走嘛！

張好古：走啊！哈哈……

〔張好古等同繞場。〕

……（唱“二流”）

王半仙相我面果真靈驗，

到京都夜已深城門早關，

城忽開又有人送入貢院，

這機遇豈非是天使其然！（齊）

〔張好古等已至貢院，緹騎猛打門介。〕

緹 騎：開門！開門！快点！（鑼鼓“五鏗半”）

〔貢院差役甲、乙上，氣勢汹汹地。〕

差役甲：（唱“三板”）

此乃是莊嚴禁地，

差役乙：（唱）貢院門誰敢擅击？

差役甲：甚么人在此罗唆？

緹 騎：（比他們更凶，唱）

九千歲送人到此，

快開門休得延迟！

快点！快点！

〔差役聞言大驚，急開門，見魏府紅燈及緹騎，忙陪笑。〕

差役甲：（唱，轉“二流”）

方才間不知道請莫惡氣，

差役乙：（唱）得罪了眾老爺陪禮作揖。

差役甲：（唱）有小人就去把主考請起，

緹 騎：快去！快去！

〔差役甲下。〕

差役乙：（唱）請列位權在此稍事休息。（留）

〔荀德父、呂行儉上——睡眠蒙眬，边走边穿衣戴帽。〕

〔差役甲隨上。〕

荀德父：（唱）听說是魏公送人到此，

呂行儉：（唱）慌忙間下床來不及披衣。

荀德父：呂年兄，

（唱）派緹騎送他來定是知己，

呂行儉：（點頭稱是）唔！

（唱）他二人一定有深情厚誼！

〔忽有所思。〕

哎呀，荀大人哪！

今夜晚將此人安置何地？

号房中早已滿無一虛席。

荀德父：這，這……唉，就將我的房間讓他住吧。

呂行儉：大人你呢？

荀德父：我在年兄你的房中擠一擠也就是了。

呂行儉：對對對，（向差役）敝開中門有請。

差役：是。（開門介）有請！

緹騎：主考大人，厂公叫你們將此人加倍看照，不得疏虞！

荀德父：是是是，請回稟厂公：卑職一定遵囑照辦。

呂行儉：〔緹騎與仆從等下。〕

荀德父：（唱）出門來見世兄躬身施禮。

呂行儉：世兄請進！

張好古：（略一拱手。唱）

二主考太客套過於拘泥。

荀德父：啊！

呂行儉：〔二人見張好古這種態度，互視一眼，殊為驚奇，不安。〕

荀德父：（唱）敢動問：世兄的尊寡、鄉里？

張好古：（唱）臨清縣張好古誰人不知！

荀德父：……啊，啊！

呂行儉：（唱）叫差役快去把酒肴準備，

呂行儉：（唱）請世兄在荀大人房中歇息。

差役：是。

荀德父：世兄請先，下官就來奉陪。

呂行儉：張好古：不必客气。

〔張好古隨差役昂然而去。

〔二位主考更為驚詫不安。

呂行儉：荀大人哪，

（唱）觀此人見我輩慢不為禮，
必定是九千歲知交至戚。

荀德父：唔，一定，一定！

（唱）我二人不可違公之意，
若不然唯恐怕千歲不依。

呂行儉：當然，當然！

（唱）倒不如先與他把題送去，
以免他下考場有所疏虞。

荀德父：（想介）不可，不可！

（唱）不知他愛經史或是時藝，
不知他平素間所長所習，
他若有真才，反討莫趣，
他若是無真才，又說相欺！

呂行儉：唔，高見，高見！然則如何是好呢？

荀德父：這……啊，有了，有了！哈哈……

（唱）考試場就叫他率性不去，
拿幾人陪伴他飲酒下棋……

呂行儉：（大為不解）啊？

（唱）實不知老大人是何用意，